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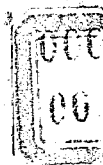
書 叢 校 學 範 師 立 縣 縣 舊

# 新 生 序 曲

(原 名 旗 正 飄 飄)

三 幕 劇

成 文 高 著



萬縣縣立師範學校叢書

# 新世序曲

(原名正飄飄)

三幕劇

成文高著

## 自序

在這生活逼人，「惟錢主義」的時代，花費心血與時間來寫一本平凡的小書，更求博索的設法把它印出來，已經是夠傻的事，而在這扉頁上，還要來囉嗦一陣，就未免更不聰明了。

不過，這世界究竟是還需要傻子的，那末，我就作我的傻子吧。

我得首先申明，對於話劇，我是十足的外行，我只是一個話劇的愛好者。從小學時代，我就喜歡讀文藝書，自然也就胡亂地讀過許多中國或外國的劇本。那時候在四川，還說不上有甚麼話劇，偶爾一二學校或其他地方演劇也只能說是文明戲而已。所以，對於話劇，並沒有引起我甚麼特殊的愛好，到整個中學階段快告結束的時候，神聖的抗戰爆發了，全國的話劇運動隨着抗戰的開展而日漸活躍起來，電影，業餘等劇團先後到重慶來了，抗戰劇本而後春雷似的在書店裏出現了，傷春雷驚醒蟄蟲，我發現了我的愛好。我讀每一本抗戰劇本，我看每一個在重慶上演的戲，終於我們自己也組織了宣傳隊和劇團。這當中，我糊裏糊塗地任着導演的職務，為着需要，也為着興趣，憑一點可憐的文學修養，我熱情地寫過幾個獨幕劇，如流亡曲（載國民公報星期增刊）打走日本兵（同上）新中國的女兒（成都廣播週刊）之類。以後，劇團演散，我回到家鄉，為紀念王銘章將軍的殉國勝跡，更大胆地寫成軍人魂三幕劇（本書後曾應徵教部抗戰劇本獲選，但未印行），但和演劇的關係，卻斷絕了，連大

學以後，我的興趣依然沒有轉變，但爲其他事物所牽纏，我一直沒有參加任何話劇活動，四年間，除曾寫一個獨幕劇寄生蟲（載沙磁文化月刊）外，就只零亂地看過一些話劇的演出，和讀過一些劇本而已。這就是我和話劇做朋友的一點兒經過。

去年，來此執教萬縣縣立師範，學生們要演劇，第一次演野玫瑰，成績還好，第二次演杏花春雨江南，結果却大令人失望，但還兩個劇本，都是經過謹慎選擇的，于是我感覺到現在所有的劇本中，來適合學校或人力物力拮据的小劇團演出的劇太少了，便決心自己動筆寫一個劇本，來適應這種需要，這時，全國知識青年從軍運動正展開得非常熱烈，本校也先後有幾十個學生從軍，而自己，因爲身體不夠健康，不敢參加這光榮事業，心中隱懷着無限的感慨和慚愧。兩種思想一湊合，便自然發生了寫一個以開發知識青年從軍意義爲主題的劇本的動機，這以後，收集材料計劃，寫作，整整一個禮拜，我完成了旗正飄飄的初稿。

在這個劇中，我所想表現的，自然是我們知識青年，爲甚麼要從軍的道理，我的意思是；人總是人，人都有他們的私欲，都有他們的自私的打算，其所以能拋棄一切，勇敢地爲國家民族而犧牲，並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一種無形的巨大的力量在推移着他們，這無形的力量是甚麼，便是偉大的民族國家之愛，不過，這種民族國家之愛，是由各種因素共同造成的，有的因素可以使牠加強，有的因素也可以使牠減弱，因比作爲一個教育人類的工作者，就該設法增加有利的因素而消滅有害的因素，這意思我不知道正確與否，更不敢說在劇中已經明白表出，不過，我確有這企圖。所以，整個劇中的人物與故事，沒有英雄，也沒有突變，

一切只是那和平凡的湊合。

初稿經全國知識青年從軍指導委員會審查的結果認為主題尚無不正離處，而就本校演出的情形看來，效果也還不太壞，朋友們便勸我設法印行，供給一般學校或青年軍演出之用。我覺得，目前自己印書雖是不賺錢甚或折本的事情，但印幾本送送朋友總是的，也就答應了。

這次付印的稿子，是非演期中和演後幾經修正的，和初稿稍有出入，又因他人已經有旗正飄飄的書名，所以特地更名爲『新生序曲』，知識青年們的覺悟，象徵着中國的新生，但只是開始，而還沒有完成，叫做序曲，總較恰當吧！

最後，還本小書的印行，承張網任天柏二兄幫忙不少；在抄寫稿子方面，朱賢榮楊運筠白昌華三同學，也花掉很多的時間；而在第一次演出中，先生及同學們的热心幫忙，更使我感愧，謹此一併誌謝。

三十四年六月寫於南浦翠屏之麓

# 新 生 序 曲

（原名旗正飄飄）

## 總人物表

郭之義——一個剛正不阿的紳士，學識和社會經驗都相當豐富將近六十歲。

郭太太——郭之光的老子，一個慈祥而性子很固執的舊式婦人，五十多歲。

郭迪環——郭之光的大女兒，受過中等教育，性溫柔，是賢妻良母型的女子，但所嫁非人，所以常常憂鬱地住在娘家，廿三四歲。

郭迪環——郭之光的獨子，一個身強體健的大學生，朝氣蓬勃，熱情剛毅，廿歲左右。

郭之瑕——郭之光的弟弟，過去是一個不務正業的敗家子，現在印歷康得幾令汗背，是也方上頗有惡勢力的訟棍之類，五十歲。

郭——郭之光的小女兒，十二歲的天真活潑的姑娘。

修養，愛寫文章廿三四歲。

——郭迪環的同學，附近某中心學校教員，溫淑秀麗的女性，和郭迪環有着超過友誼的感憤。

——郭迪環的丈夫，滿頭寸長的執務子，目前是頗走運的投機商人。

——郭迪環的丈夫，滿頭寸長的執務子，目前是頗走運的投機商人。

——郭迪環的丈夫，滿頭寸長的執務子，目前是頗走運的投機商人。

——郭迪環的丈夫，滿頭寸長的執務子，目前是頗走運的投機商人。

——郭迪環的丈夫，滿頭寸長的執務子，目前是頗走運的投機商人。

——郭迪環的丈夫，滿頭寸長的執務子，目前是頗走運的投機商人。

——郭迪環的丈夫，滿頭寸長的執務子，目前是頗走運的投機商人。

——郭迪環的丈夫，滿頭寸長的執務子，目前是頗走運的投機商人。

——郭迪環的丈夫，滿頭寸長的執務子，目前是頗走運的投機商人。



南

新 生 序 白 曲

郭建球 郭建球的同学 現從院行真

張 城——郭家的女用人

老 李——郭家的男用人

第一幕

時：秋末初冬。一九四四

地：後方的——個縣城。

人：（以出場先後為序）

郭建球

張 城

郭太太

郭迪華

郭之光

郭之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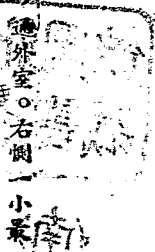
老 李

郭建球

郭：這是郭之光的書房，相當寬大。正西一列長玻璃窗。左側一雙扇門，

門內通內室。室中陳設相當雅緻，狹窄的兩旁和其他地方的牆壁上，滿掛着名人字畫最

顯目的是一幅羅武牧羊圖。靠窗放着一張折式寫字桌，一張皮墊椅。桌上整齊地



着文典書藉臺燈等；正西兩牆角對稱地擺着兩個大型書架，一邊是線裝書，一邊是精裝書。靠左牆是一隻長沙發，室中亦是一張小圓桌和幾個小凳，鋪着桌布，上放茶具煙具和一隻大型花瓶。靠右牆却只有一架風琴，孤伶伶地立在那兒，顯得有點兒空虛。全室傢俱不多，但因每件都很精美考究，所以整個氣氛，是簡單之中却帶着華麗。

這屋子的地位靠近花園，透過玻璃長窗可以看見園中花木。但因是秋末冬初，枯枝刺立，已無綠葉扶疏之緻。

這時是晚六時光景。天剛黑，半圓的月亮已經爬得很高。藍空澄淨，清輝如銀。月光照過玻璃窗，把樹枝的黑影投射在室內，縱橫交錯，真是一幅最美麗的圖案畫。暮啓時，室內電燈未明，但月光清明，人物歷歷可見，配着雅緻的陳設，給人一種幽靜的美感。郭迪瑛正坐在風琴前彈風琴。

（這先彈了一段音自適作的鎮正飄飄的曲子，隨即和蕭琴聲唱起來，）

鎮正飄飄

馬正蕭蕭

槍在肩

刀在腰

（張魏悄然拿一件迪瑛的短外套出來）

張魏：天律姐，你怎麼一個個坐在黑地裏彈琴呀！不怕過嗎。（說着聯手扭燃了電燈），（室

新 生 樂 序 曲



中大明以月光顯得黯淡了。

迪琪：沒答應她，繼續唱。好男兒家報國在今朝；

張嫂：加件衣服吧！快冬天了，夜裏比白天冷！

迪琪：（繼續唱，不要！）

張嫂：又不聽話了，我的大小姐，你的身體呀！近來你媽就替你擔心！（說着同時為她穿上）

迪琪：好，好，那讓我自己來穿罷。（停止彈琴站起穿衣），張嫂，媽在那兒。

張嫂：到她佛堂裏去，她總是給過經才吃晚飯的！啊！我該去看看晚飯了，你不還

去了？

迪琪：（你）你先去吧，我還在這裏坐一會兒（張嫂下，迪琪走坐沙發上，隨手取過一本書來）

（翻）（替湯片刻）

（太太）太太上後鄧迪琪在後面（迪琪沒注意到）

迪琪：（大聲）姊姊，媽來啦！

太太：（驚起）哦！小房媽就這兒坐！

迪琪：你坐個吧嗎？（坐沙發上）姊姊，你覺得好沒有？

迪琪：（調度地）我這深為姊姊，你這好幾句話哩！

迪琪：（調度地）我這深為姊姊，你這好幾句話哩！

迪琪：（調度地）我這深為姊姊，你這好幾句話哩！

迪琪：（調度地）我這深為姊姊，你這好幾句話哩！



成了，吓我又……（看見迪瑛真的低頭去）便故意支開話頭去）……

孩子怎麼人不回來，連信也沒一封呢？

迪瑛：（勉強壓住感情抬起頭來）怕也快回來了？迪瑛弟弟一向很孝順，接獲信總會趕回來的。

太太：（仍然愁心地）但是你寫的信發出已經七天，照理早就該到家了。

迪瑛：聽說，近來交通情形很困難，車船都擁擠得很，也許弟弟正在等車吧！再說近來郵遞

也極遲緩，那封信，還說不定那一天到達他手裏呢？

迪瑛：是呀，要依我那天的主張，打電報，哥哥準已經回來了。

太太：唉！你們小孩子，那裏知道作媽媽的苦心啊！聽說你哥哥要去當兵，難道我心裏不着

急？不想打電報早點催他回來？但是，你哥哥一向很孝順，假如打電報給他說我病了

，他一定認為病很嚴重，心裏一定着急得了不得，好好的孩子，

我怎麼忍心讓他為一句說話，就這麼大的憂心呢？

迪瑛：說也奇怪，弟弟不是素來討厭軍人嗎？這一次學校生活過得好好的，不知怎麼竟會生

出當兵的念頭來？

太太：就是說呀！我真不知道當兵有甚麼好處？

迪瑛：這都不知道嗎？當兵打日本呀！我長大了，也要去當兵哩！

太太：（厭煩地）當兵，當兵，只可惜你不是男孩子！

迪瑛：……這輩子就不能當兵嗎？學校的先生說，我們的前線是有許多女兵的，而且，還

一張難辦的電影片子，許多女兵還不是一樣的打機關槍，駕飛機呢。

迪瑛：要去就去吧！又沒誰阻擋你。

迪華：那你們爲甚麼要寫信叫哥哥回來呢？

迪瑛：你別管這個！我問你，你有幾個哥哥？

迪華：一個，迪瑛哥哥一個。

迪瑛：你有沒有弟弟？

迪華：沒有。

迪瑛：這就得了，他是獨生子呀！

太太：對啦，迪華，你懂了嗎？迪瑛是我們郭家兩房人唯一的香煙後代，無論如何也不能去

當兵，他一去，我們郭氏的宗脈就算斷了。——噢，迪瑛不是說獨子可以去當兵嗎？

迪瑛：是呀！兵役法是這麼規定的，不過，這一次不是抽壯丁，而智識青年志願從軍，假如

弟弟願意去，政府自然是不會拒絕他的。

太太：他願意去，我可不讓他去。

迪華：（正在書架前翻書）假如哥哥一定要去呢？

太太：我死也不放他走。

迪華：（彷彿很懂事的）要是我呀！我根本就不回來。

太太：（自信的）他可就不信你這麼不孝羅。

迪瑛：這件事之可不知爸爸的意見了。

太太：他呀！簡直是愈老愈糊了！當我把信拿給他看，問他怎麼辦的時候，你猜，他說甚麼

迪瑛：我想他一定罵弟弟不應該。

太太：才不是哩！他說：『在這困難嚴重的年頭，當兵是國民應盡的義務，迪瑛這孩子已經不小了，他有他的看法，儘可聽他自己的意思做去；』你看，這纔一個做爸爸的人說的話嗎？

迪瑛：其實這也不能怪爸爸糊塗，抗戰八年來，鐵與血已經把許多人的腦筋都轉變了。從前的人怕當兵，現在一般人却甘心情願的自己報名。從前認為當兵是恥辱，現在却認為是無上的光榮。弟弟素來是討厭軍人的，現在也打算要自願從軍去，這就是最好的例子。有時候，甚至連我也覺得……

太太：（急急切切）連你也想當兵是不是？

迪瑛：媽媽我倒不想當兵，不過，有時候，我也覺得當兵並不是甚麼壞事情。

太太：（猛的生氣來）不是壞事情，不是壞事情！你們父女幾個全當兵去好了，反正我這個老婆子是誰也沒有放在心上的。

迪瑛：媽！你怎麼生氣來了！我不過隨便說說罷了。（解釋地）你看我不是還幫你寫信叫貴弟回來嗎？

迪華：（從書上抬起頭）虧你還好意思提及寫信！天天教我對人要誠實，偏你那封信就滿篇謊話。

迪瑛：看你的書吧！誰有精神和你鬥嘴？

迪華：（不服地）不是嗎？你說媽病得很厲害，白日黑夜都在想念他，要他趕快回來，可媽

壓根兒就沒生病呀！

迪瑛：這你可管不着。

迪華：那我告訴爸爸去。（說罷丟下書，便準備往外跑）

太太：（制止地）迪華！

（迪華停下來，莫知所措的樣子）

迪瑛：（站起）你還鬼了頭，真叫人沒辦法，告訴你這是媽的意思。

（迪華將信將疑的望望他母親）

太太：（也站起來）迪華，記住，在你哥哥沒回來以前，這話可不准告訴爸爸，一經聽見是吃

晚飯的時候了，大家都進去。

（郭太太在前，迪瑛迪華尾隨着由門下）

（剛走出門，迪華忽又跑回，隨走到電燈開關處，由手一扭，白內一黑，電燈熄了）

（室內月光大明）

（迪華穿屋走出）

(郭之光與郭志瑛緊接着由雙扇門談笑而上，之光順手扭燃電煙，月光復踏法)

之瑕：所以說呀，生在這個世界，就不能老老實實的做個好人，你如果安安份守己，包管你終衣少吃，窮苦一生。

之光：話也不能這麼說，好人終會有好結果的，這世界雖然就醜惡濁，究竟還沒到完全不別是非善惡的地步呀！

之瑕：(先走坐沙發上)哼！就着那常來這兒的陳時慕先生吧！學問，品行，能力，全校師生那一個不稱贊，不說是標準的好老師，但是，怎麼樣？每月拿四五千塊錢的薪津，連兩個弟弟讀國立中學的費用也供不起，一年老是那兩套舊的布制服，二十三歲還不敢娶太太。

之光：但他不是心平氣和的過得很好嗎？(走坐轉椅上)

之瑕：這恐怕也只是表面上的做作罷了，誰知道他心裏是怎麼受着怎樣的苦味？——其實你他

這樣聰明能幹的人，甚麼事不好作，却偏要做倒裏的教師！

之光：你以為其他職業就都比教書強？

之瑕：當然，至少不當作教師那樣，一輩子沒發展，就拿我來說吧，既沒過過幾多洋墨水，也

也沒甚麼了不得的本事，但昨天春天說安一件案子，一送就是三萬，足夠他教半年書

了。

之光：不送，作事情倒也不專為掙錢的。

之光：不過，作事情倒也不專爲掙錢的。

之瑕：不專爲掙錢？（忽然聰明了似的）唔！自然也有人作事只在求名，不過！我！我！我！我！

真地！應環在大學裏那一系？

之光：是政治系。

之瑕：對！對！這環這孩子選擇得不錯。進大學就只能給政治系，將來才可名利雙收，至於

師範學院的甚麼，簡直就值不得去學。

之光：（覺得這位老弟的話老不對勁，有意岔開話頭）之瑕！聽說我們縣裏也成立了智識青年

自願軍徵集委員會，真嗎？

之瑕：怎麼不真呀！近幾天正鬧得熱烈哩，聽說自願報名的人還不少，每天，差不多都看見

有人不斷的燃着鞭炮，歡送一批批的青年入營。

之光：究竟不愧是有着五千年悠久歷史的民族啊！有這一批青年，我國抗戰不會沒有辦法的

之瑕：笑話，幾百萬大軍都打死了，這一點兒人濟甚麼用？別人中籤還要用錢買放，偏這些

年青冒失要自願從軍，我看真是活得不耐煩了。

之光：之瑕，你這種看法我可不贊成，國家是大家的，當兵衛國是每一個國民應盡的責任。

「反之不存，毛將安付？」自然是犧牲性命，只要能保衛國家，也是值得，何況當兵並

不就是走上死路。

之瑕：不死也就等於死了，你去打聽打聽看，目前的士兵過的甚麼樣的生活，前幾的炮火比

新 生 序

一一



新 生 序 曲

到甚麼程度？——還好，我們家裏總算沒有適合當兵條件的人。

之光：（半玩笑地）可現在就有人要當兵了。

之報：（吃驚）誰！

之光：（淡淡地）迪橫呀！

之報：我！（放心了）你說迪橫，也是獨子呀！而且，我想，還沒人敢到我們家裏來派壯丁的。

之光：不，是他自願從軍的。

之報：（又復緊張，站起）怎麼，他也……

之光：對啦！他前禮拜來信說：近來重慶方面智識青年自願從軍運動開展得非常熱烈，他受

總主席偉大精神的感召和愛國熱忱的驅使，也打算報名自願從軍，問我們的意見怎麼樣。

之報：（着急地）你同意了？

之光：沒有，近幾天來我因為身體不大好，還一直沒回他的話，我打算明天就寫信給他。

之報：（鬆了一口氣）那還好！你就寫信告訴他，叫他不能去報名。

之光：不，我覺得在祖國難民的年頭，當兵並不是甚麼壞事情，而且，迪橫的年紀也不小了

，所以我打算叫他自己決定。

之報：不，不能，年青人血氣方剛，還有不去的嗎？你這簡直是斷了我們郭家的香火後代了

之光：之報，你未免看得太嚴重了，信還難寫呀！——好，不談這些了，吃晚飯去罷！

芝蘭：不，一聽這個消息我就不想吃，你知道，我是沒兒子的呀！——這……這……這……  
我回去了，慌張下

(之光看着他的背影，微微一笑，走入內室)

(外面傳來很沉重的開關大門聲)

(少頃，郭迪華手提一隻破爛的小皮箱，滿頭大汗，匆匆上。若李跟在後面，)

若李：麟少爺，不就進去嗎？老爺他們都在後面哩！

迪華：唉！真累死了，你讓我在這裏休息一會吧！這滿頭大汗的樣子，媽看着心裏又會難過的。

若李：那你就先坐坐：我進去給你打盆臉水來。(下)

迪華：唉！總算又到家了，看家中這平靜的樣子，謝謝天，媽媽的病想來不打緊了。(從袋

中摸出一張大手巾，擦乾頭上的汗，走坐沙發上，但一抬頭看見壁上那張蘇武牧羊圖

又猛的站起來，走向畫前)

迪華：哦！甚麼時候添的這張新畫？——蘇武牧羊圖！——畫得好極了，若而彈豎，威武不屈，真是神氣活現！

(迪華輕快的跑上)

迪華：哥哥，你回來了，怎麼不到後面去呀！

若李：愛上，我是先在這兒歇歇汗，你近來還發快活嗎？媽媽呢？她的病怎麼樣了。

新 生 身

迪華：她好……（本來想說她好好的，並沒生病，但沒說出來）

迪瑛：（大喜）真的？她已經好了？

迪華：（意在言外）對啦，她簡直好得跟平常一樣，（回頭看看門外）哦！媽媽們來了。

（迪瑛緊跟着郭太太在前，郭之光在後，陸續上。）

迪瑛：（趨前去行禮請安）爸爸！媽媽！你們好！妳好！妳好！

太太：（滿心喜悅地）愛！愛！都好！都好！——你吃過飯沒有？

迪瑛：沒有，不過，倒還不怎樣想吃。

太太：對了，人在勞累的時候，都不大想吃飯，那就歇會兒再吃吧！（忽又覺不妥）唔，不，

還是就吃好，吃晚了，睡覺會不消化的。（轉向迪華）迪華，你趕快去叫張嫂弄飯，雞

蛋炒飯，多加豬油，再熬一碗今夜我們吃的雞湯，弄一碟泡菜！——記得嗎？

迪華：記得，記得，（故意高聲地）雞蛋炒飯，多加豬油，再熬一碗今夜我們吃的雞湯，弄一

碟泡菜！

（衆人大笑）：（迪華下）

（老李端盆面水，放小凳上）

老李：讓少爺，請洗臉！

（迪瑛洗臉，郭太太當要從他身上看出甚麼變化來似的盯着他。）

迪瑛：（洗了一怕，立起身來，）唉！真是，好久沒用過這麼滾熱的水了！

迪瑛：你們學校的生活就這麼苦嗎？

迪瑛：是呀，八寶飯，珍珠肉，飛機鑼，隨空聯合攻擊，罐是夠人受的。

太太：甚麼？八寶飯，珍珠肉，我不懂。

迪瑛：媽！這是我們沙磁區學生的口頭語，我們的平價米，谷稗泥砂，瓦礫虫豕。一概俱全。

而且，還有霉臭氣，所以吃做八寶飯。

迪瑛：那末地，珍珠肉呢？

迪瑛：珍珠肉麼，就是形容菜碗裏面難得看見肉，寶貴得像珍珠一樣呀！

太太：（痛惜）×！難怪！難怪！我看你比離家時瘦得多了。

迪瑛：（這才意識到在母親面不該說道）不，媽，學校生活雖然苦，但不會使人瘦的。我也

許稍有點憔悴，但道全是幾天來起路的緣故，安安適適睡一夜就會恢復的，媽不用耽

心。（迪瑛就寬了臉，老亭端面盆下）

（郭之光從進來圍涎開過口，就一直微笑的看著她們，現在，他已坐在正中刺椅上）

之光：聽說，近來的交際情形很困難，迪瑛，你這一次回來，想來吃的苦頭，不少吧。

迪瑛：誰說不？當晚一接到信，聽說媽病得厲害，就趕緊進城昇車票，但是——

之光：（驚詫）甚麼？信寫信告訴你你媽病得那厲害？

迪瑛：（想有說明）——

太太：（急用目光從迪瑛身上，並轉向之光解釋地）哦！倒忘了告訴你，是我前幾天不大好，

新

「一時想看看迪瑛，叫迪瑛告訴他的，不過，現在已經沒有甚麼了。」

之光：「忽有所悟」哦？

迪瑛：對了，是姊姊寫的信。我當時真急得要死，但候車的人是那麼多，要依輪次，起碼得等上半個月，沒奈何，祇得另想他法，東奔西跑，整整一天，好容易託得一位報館的朋友幫忙，才弄到一張車票。同時承這位朋友的特別關照，既沒額外多花錢，又還是第一號的好座位，我自認非常感激，非常高興。但是，當止車的時候，我才知道車是沒空卡車，跟本沒空座位的，只能坐在自己的行李上，而且，我雖是第一號，但在我以前，已經有不少的人，得着站員的特許，高高的坐在上面，所以我只得被擠坐在中間。

迪瑛：那末，車上不是很擠嗎？

迪瑛：當然簡直擠得「塌糊塗」，使火車運動也不可能，但還還不算，車子一開出站，又上來許多人，連車頭去車頂木架上都擠滿了，車子本來相當破舊，人多載重，走起來就傷一條快死的「老牛」，「老牛」一驚，就換得急人，好容易三個鐘頭過去了，才開到青木關檢查站。查車的必要大家下車查行李，大家只得違命。誰知道一來，河豬糕透頂，檢查一定，大家搶着上車，你推我擠，簡直是一齣全武行戲。我使出九牛二虎之力，算是從車旁擠了上去，但是，小皮箱已經壓在別人腳下，再也沒法取出了。回頭看車下，那兩個車燈，正哭喊：「擠不上來……」

太太：（磨急地）後來呢？

蓮蓮：後來嗎？總算司機主同隨車人員大發慈悲，向飯店借來一張短梯，她兩人才得擠上車來，勉強站在最後的角落裏！——自此以後，每到休息站，幾個女乘客再也不敢下車了，就只守在車上買一點兒東西吃。

蓮蓮：唉！這種苦日子，要我真吃不消。

蓮蓮：苦自然苦，但要起路又有甚麼辦法，你不想走，候缺的人正多着哩！

之光：那末，你這次一共走了幾天呢？

蓮蓮：唉！別提了，真氣人！車子顛簸緩慢不說，而且還不斷地拋錨，三十里五十里又得停

下修理一兩個鐘頭，不到四百里的路程，足足走了兩天。

之光：（感慨地）蜀道難，『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這兩句詩，真不知要到甚麼時候才能失掉牠寫實的意義？

蓮蓮：不過，爸爸，我們還算幸運的哩。有朋友從成都到重慶就是足足走了九天！而且還太

雖然苦，總算沒發生意外的危險。當我們車過榮昌大竹永川三縣交界的郵亭鋪，就是十一月二十八日公路車與郵車相撞的地點，看見覆車還擺在道左，新墳立在道右，真令人親身驚心，就憂自己的前途，不知能不能安全到達呢？

太太：（從放聽中醒過來）唉！感謝菩薩有靈，你是平安地回來了。

蓮蓮：是呀！這也是託媽媽的福。不過，就如此已經受夠了，全身被頭發發痛，皮箱也壓

壞了，你們看，（舉起破爛皮箱）這還成個甚麼樣子？

光：只要人平安也就罷了。這個時候，那一方面的情形不困難，抱怨也是沒用的。我想：你還是告訴我們一點兒童慶的近況吧；

玉環：對，我也正想問問個 瑛弟，我是快一年不到重慶了，各方面的進步起來都很大的。迪瑛：對，（想了想）我真不知該怎麼說，照理而論，這個戰時中國的心臟，原該日有進步的。

。但也許『不識廬山真面目，只原身在此山中』吧，我天天處在重慶，倒反而看不出甚麼大的變化來，祇是，由於近來南方軍事的吃緊，市內人口增加不少，一切顯得更擁擠，更加熱鬧，而金價暴漲，百物隨着跳動，市民的生活也就顯得更不安定，此外，再一個頗觸目的現象，大概就是美國空軍人員的逐漸加

（迪華匆匆跑上）

迪華：姊姊；姊姊；

迪瑛：（厭煩地）又是甚麼呀？大驚小怪的。

迪華：申大哥派老王接你來了。

迪瑛：胡說，家裏也沒甚麼事，夜半更深的，還會叫人來接我？

迪華：真的呀！誰騙你，誰就是狗子。要不，我去叫老王進來。（轉身打算跑下）

太太：迪華！

迪華：媽。（四身站住）





迪瑛：媽媽姊姊，你們放心，我知道該怎麼說的。

之光：迪瑛，別那末孩子氣了，讓迪瑛回去看看吧，反正離得很近，明天不又可回來嗎？

迪瑛：不，爸爸。（堅決地立起）迪華，你去告訴老王，就說你迪瑛哥哥從重慶回來了，我有事，不能回去，叫他過幾天再來。

迪華：對哪，哥哥才回來，姊姊就走，沒有這個道理。

（迪華跳下）

（迪瑛徐憤未息地走來走去。）

迪瑛：讚弟！別再想他了，這一點兒小事情，沒甚關係的。（故意岔開話頭）我想，我們談談別的吧。

迪瑛：談甚麼呢？我這時的腦筋，似乎甚麼也想不起來。

迪瑛：（強作笑顏）比如說：你們學校的情形，或者沙坪壩的趣事，都不是好材料？

迪瑛：好自然好，可零零碎碎，不適合這個時候。

迪瑛：又比如說：你和亞秀最近的情形，不也可告訴我一點嗎？

迪瑛：姊姊，怎麼你也開起玩笑來了。

（不好意思地看看之光和太太）

之光：（微笑地）那末，我來提個問題吧，關於智識青年自願充軍運動，現在各處都起了非常熱烈，國府所在地的重慶情況又怎樣呢？

迪瑛：「這一個，我倒是能夠答覆的。一句話。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呀！各機關，各學校，公教人員，青年學生，報名的都踴躍。我離開的時候，單是我們學校報名的就已經有三百多人，這幾天情況起來是更熱烈了。」

太太：（急急插入）所以，你就起熱鬧，要去當兵？

迪瑛：不，媽，我一點沒有起熱鬧的意思。

太太：那你爲甚麼寫信回來，說你打算去從軍呢？

迪瑛：因爲目前國家的情勢需要我們，所以我想趁這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盡我們國民應盡的當兵責任。

太太：胡說，你有甚麼責任？國家不是明明規定獨子可以不當兵嗎？

迪瑛：媽媽這是有願從軍呀！不帶獨子不獨子的。

太太：既然是自願，那你就更不該去，（忽有所發現似的）啊！你還不慣學校的苦生活，是不

是？

迪瑛：媽媽你想到那裏去了？我是一向能吃苦耐勞的。

太太：（困惑不解）那你還爲……

迪瑛（解圍地）媽媽我想還是等會兒再來詳談這個問題吧！弟弟恐怕已經餓了。

太太：啊！對啦，我真老糊塗了，走，迪瑛！進去吃飯去！反正你已經回來了，總不會跑掉的。

之光：我看，再坐一會兒也不打緊，飯要弄好了，張嫂不會出來說嗎？

迪瑛：那我到廚房看看去。（下）

迪瑛：（想阻止她，姊姊你不必去罷！張嫂自然會弄的也）

（迪瑛似乎沒有聽見一直走去）下

太太：迪瑛，你坐下來！好好兒唱歌！好吃飯（迪瑛點頭，但沒有坐下。）

之光：迪瑛，你媽的話不錯，就坐下吧！不必拘甚麼禮了。

迪瑛：是，爸爸（靠桌坐下）

之光：迪瑛！我想鄭重的問你一句：你真的願意從軍嗎？

迪瑛：是的，爸爸，我有這打算。

太太：（又着急起來）你已經報過名了。

迪瑛：沒有，媽媽不過我已下了決心。

太太：（更加着急）不，不，這不能……我決定不容許你去。

之光：（不管他太太怎麼仍鎮靜地）該不是出於一時感情的衝動吧！

迪瑛：不，爸爸這不是一時感情的衝動，我是經過長久考慮的。

之光：那你能否把你考慮的經過告訴我一點兒呢？

（郭太太着急地想說甚麼，但又覺無從插入）

迪瑛：爸爸，你知道，我素來是相當討厭軍人的，所以，當知識青年自願從軍運動剛發起的

時候，我仍是漠然置之，未加注意，後來，在報上讀到蔣主席的告知識青年書受着他那忠貞愛國的偉大精神的感召，我才開始覺得我過去的思想未免偏激，未免迂闊。而長年偷生在學校中，更未免有虧國民職責，對不起國家民族。以被這運動開展得日益熱烈，報名參加的人日趨湧躍，報章雜誌上，也不斷地有專文刊出，討論這方面的問題，尤其是沙磁區，更經常有政府要人社會名流來公開講演，開發知識青年從軍的意義與辦法。在這種熱烈情況下，只要我們的血還是紅熱的，誰能不受感動；於是，面對着這偉大的現實，我開始放慮我是否應該獻身參加這神聖的運動。

之光：放慮的結果呢？

迫壞：經過幾天的存細放慮，我得到幾條結論：第一，這次知識青年從軍運動，對於國家民族的意義非常重大。就目前的抗戰說，要充分把握最後勝利，必須大量的知識青年參加到戰鬥的行列裏去，因為現在的戰爭，是科學戰爭，技術戰爭，國民兵源多來自農民；有忠誠樸實勤勞堅忍等各種美德，但是不容易學習駕駛複雜的武器，缺乏自動判斷的能力，無可否認，國軍中尚待灌輸一種新血液，知識青年，再就將來建國建軍的途程說，也必須要智識青年從軍來發生一種示範和啓導的作用，要這樣才能使全國青年認爲服兵役是無上的光榮，爭先恐後，效命疆場。第二，服兵役是每一個國民應盡的義務，世界各強國，並不設特例優待智識青年，我國既然號稱四強之一，爲甚麼智識青年應該站在兵役圈外？第三，智識青年從軍既有重大的意義，又是國民應盡的義務。

務，而政府還對我們的自願從軍，特設許多優待辦法，從本身的利害說，這真是非我難達的報國好機會；第四，蔣主席忠真愛國，日夜辛勞，在炮聲中，他種神的感召下，才如再不踴躍地參加到直接的戰鬥隊伍裏去，能不對國家民族抱愧無地之第六，這來自願從軍，生活一定不苦，萬一稍稍吃苦，也必是合理的；第六，這

太太：（氣急敗壞地）得了，得了，第六，第七，倘你有那麼多的理由！

迪瑛：媽！你！

太太：憑你怎麼說，我不管，一句話，我就不准你去！

迪瑛：（想有所辯解）媽！我……

之光：（急用自刺止迪瑛）迪瑛，聽你媽的話，不要再說了！

太太：（遠遠傳來一聲巨大炮聲）

太太：（急站起）呀！又放警報了，迪瑛，快！走！吃飯去！

迪瑛：媽！你別急，我把皮箱提來呀！

迪瑛：（提着迪瑛的箱子，就往內門走去）

迪瑛：（提着皮箱隨郭太太走出）

迪瑛：（提着皮箱隨郭太太走出）

之光：（感慨地）唉！月色這麼好，不知是那一個城市又要被敵人的摧殘啦！

（慢慢地走向空中，略一躊躇，閃電燈下）（室內月光大明，樹影婆娑）

# 第二幕

此時：第一幕的後兩天，將近正午的時候。  
大地：同第一幕。

郭太太

郭迪璣

張煥

郭之光

郭迪璣

吳顯秀

郭迪璣

陳時恭

郭之璣

申逸仁

老李

鄭祖培

一新

序

圖

景：同第一幕。惟已是白天。全室透溢着一種陰沉天氣的灰黯色調。

暮落的時候，迪瑛坐在沙發上織毛織衣，郭太太則正坐在小圓桌前，用一副牙牌，在專心專意地卜着卦。

太太：（把牙牌一推）唉！真倒楣！兩個上上偏又逢着一個下下。

迪瑛：卦書上怎麼說呀！

太太：誰還高點翻，大概是『忽聞楚歌，一敗塗地』一類的鬼話罷！

迪瑛：（笑起來）媽！你既然知道牠是鬼話，爲甚麼還成天地占來卜去誠心誠意的呢？

太太：你不知道，這小小的三十二塊牙牌呀！有時可又靈得緊哩！

迪瑛：那末，兩個上上，一個下下，不是好卦呀！要是牙牌神效果真靈驗的，弟話弟不是一定要當兵去了嗎？

太太：是呀！真急死人！迪瑛這孩子一向那麼孝順的，還一次却變了，任我怎麼勸說，甚至

哭着求他，他都執拗不肯改變從軍的主意。

迪瑛：（也嘆了一口氣）唉！年青人的性情，總是這樣的。

太太：要是你爸爸能夠和我一致的意思，也許他還不敢這末堅持，偏他又反而贊成他！

迪瑛：媽！這就叫做潮流所趨，真叫人無法抵禦呀！

太太：不過，我不管，我不能就這麼放他走：我還有我的辦法。啊！今早上我叫我寫給吳小

姐的信，你送去沒有？

白瑛：早送去了，我想她也該快來了吧。

太太：吳小姐倒真是一個難得的好姑娘，人品學問，能力都不壞，性情也好，要是我能有這麼一個媳婦，也就心滿意足了。

迪瑛：媽有這個意思？

太太：我看迪瑛倒好像和她很要好似的。

迪瑛：對了，他們之間的感情很不錯。

太太：最近還在常常通信嗎？

迪瑛：這可不大清楚，想來總該是那樣的。

太太：現在假如迪瑛願意的話，我倒有心讓他們馬上結婚。

迪瑛：（恍然大悟）哦，媽！你是想利用亞秀來留住弟弟？

太太：（得意地）不錯，年青人的心理，我懂得，亞秀的話，一定比我的効力更大，我今天就想請她代我勸勸迪瑛。

（張嫂上）

張嫂：太太！雞子殺好了！

太太：你去吧！我就來！亞秀小姐是喜歡吃『公保雞丁』的。

（張嫂下，郭太太收拾牙牌）

太太：……我到廚房去了，你就在這兒等着，亞秀小姐一來，馬上就進去告訴我。



迪環：（笑）媽！你放心吧，我知道。

（郭太太急急下）

（之光跑從旁門上）

之光：迪環！你媽呢？

迪環：（站起）剛從這兒到廚房去了。

迪環：姊姊！我們出去了這半天，媽說甚麼沒有？

迪環：話倒沒有說甚麼，就只愛發地占她的牙牌神數。

迪環：（難過地）唉！媽真也太苦了！姊姊！你幫我多勸勸她老人家吧！

之光：作母親的人，總是捨不得離開她的兒女的，更何況你是她唯一的兒子的！也不必難過

，大家慢慢想方法勸慰她好了！

迪環：但是，爸爸！我真不忍心媽爲着我那樣憂愁。

之光：怎麼？你的決心又起了動搖？

迪環：（急辯）爸爸我的決心並沒有動搖，不過，因爲想不出兩全的方法，心裏的確很難過

之光：那不打緊，（堅毅地）必要時，我們可以大家把她勸起來，不讓她知道。

迪環：我也這麼想過，但欺騙自己的母親，又覺於心不安。

之光：怎麼？你們愛現代教育的人，倒變成迂夫子了？這叫道權這變呀！

迪璜：爸爸的話不錯，到必要的時候，我看也只能這麼辦的。古人常說：忠孝不能兩全，既然你想獻身國家，也就不必顧慮這許多了。

之光：其實道也無所謂不孝，爲民族盡孝，比狹隘的順承親意，不更偉大麼？

迪璜：是的，爸爸！我願永遠記住你這大義凜然的教訓。

之光：那就對了。說老實話，你爸爸不是沒感情的泥像木偶，難道對於你的別家從軍，心裏

就不感痛苦？不過，在這偉大的時代裏，在國家民族真正進入了存亡絕續緊急關頭的時候：個人的這一點兒私愛，不能不爲更大的民族國家之愛而犧牲呀！

迪璜：（感動地）爸爸！我知道，我……（下面的話，因爲感情太爲激動，沒說出來）

（張嫂上）

張嫂：大小姐！（發現之光迪璜）啊！老爺！你們回來了，璜少爺！太太正問起你呢！

迪璜：那末，爸爸，我先進去看看。

之光：好的，我也想到寢室休息一會兒去。

（二人先後往內室走去。迪璜站着沒動）

迪璜：（回頭）姊姊！你不進去？

迪璜：不，我正等待着一個人哩！

（之光迪璜下）

張嫂：大小姐（神秘的）太太問你吳小姐來了沒有？

迪琪：沒有呀！已經快十二點鐘了。

(吳亞秀悄悄上)

亞秀：琪琪！

迪琪：(驚喜)呀！說曹操，曹操就到，我們正談起你哩！張嫂！倒茶！——亞秀，這邊坐！

亞秀：琪琪，不要客氣了，常來的。

(張嫂敬茶下)

迪琪：亞秀，近來很忙吧？聽說你們學校正在籌備開懇親會。

亞秀：還好！反正成天和孩子們混慣了，倒不怎麼覺得。

迪琪：唉！我真羨慕你們那種蓬鬆有生氣的生活。

亞秀：琪琪真會調侃人！像你這樣舒服服的坐在家裏不好，會羨慕吃不飽餓不死的教書生活。

迪琪：真話呀！架上的鸚鵡，雖然成天啄着蛋炒的白米，你能說牠比翱翔在天空中的小鳥快。

活麼？(我)我真後悔，沒同你們一道……(下面的話極住了)

亞秀：呀！琪琪，你怎麼哪？

迪琪：沒……沒有甚麼！——啊！我難來了。

(郭太太匆匆上)

亞秀：(起立招呼)伯母，您好！

太太：『喂！吳小姐！怎麼好久不到我們這兒來玩了！』

亞秀：『那裏！伯母，我不是常來嗎？』

太太：『這說呢！已經快三個禮拜沒來了。今天要不是我叫迎瑛寫信來請你，恐怕你還不會來哩。』

亞秀：『不，伯母。迎瑛昨天到我學校來過，我原打算今天下午來拜望伯母的。』

迎瑛：『甚麼？』

亞秀：『（略覺不好意思）是的，大約是下午三點鐘的時候來的，但沒談到半個鐘頭就又匆匆的走了。』

太太：『（急切地）他告訴過你打算從軍的消息嗎？』

亞秀：『沒有聽他談起。』

迎瑛：『不會吧？他對你還會隱藏着秘密？』

亞秀：『真沒聽他說呀！難道我還敢騙伯母。（也發顫切地轉向郭太太）伯母，他真的說要從軍麼？』

太太：『怎麼不真？說是參加甚麼智識青年自願從軍呀！這一次，還是我假說病重，寫信把他騙回來的。但是，回來已經兩天了，他却一點不肯改變主意。』

亞秀：『迎瑛不是一向很聽伯母的話嗎？』

太太：『誰說不是？騙是還一次奇怪，任我怎麼說，怎麼勸，甚至於哭著求他，他固執得

帶一條牛，一點效果沒有。

亞秀：那就該另外想辦法呀。

迪瑛：亞秀！你真會講，我爛說爲這個特別把你請來的。

亞秀：（不懂）甚麼？瑛瑛，你是說……？

太太：噯！吳小姐，坐下談吧！（衆坐）今天我特別請你過來，有一件事要重重的拜託你，那

就是請你幫忙勸勸我們迪瑛，要他取消自願從軍的打算，我知道你有這個能力；你知

迪瑛是老同學，和迪瑛是朋友，我想你也一定肯幫這個忙。

亞秀：伯母，你太把我看重了，伯母的話他還不聽，我一個採朋友關係的外人，勸他會有甚

麼效果？

太太：（更急切地）不，吳小姐，我知道你和迪瑛的感情一向很好只要你願意勸我勸他，也

沒有不留下來的——吳小姐，我求你！（作拱手狀）

亞秀：（急阻止她）伯母，你這是怎麼的，我受當不起呀！——好了，我答應伯母，等一下試

試看。

太太：不，不，你不能只試試看，你無論如何得替我留住了，假如吳小姐願意，我還在張

亞秀：你們……

太太：（推她離出）給她二字，使亞秀離子爲情，急插斷她）媽！你讓亞秀試試再說吧！

太太：呢……呢……呢……那……好的，我進去叫迪瑛到這兒來。

(不待亞秀她答話，郭太太匆促下)

迪珠：亞秀，你不知道，爲了弟弟從軍的事情，我媽真急得甚麼似的，吃飯睡覺，都不安心。昨晚，更傷心地整整哭了兩個鐘頭。弟弟決心要去，媽又捨不得，不答應；你看……叫我怎麼辦好啊！

亞秀：你不好兩個勸解嗎？

迪珠：從何勸起呢？勸媽讓弟弟去吧，那只有更增加她的悲傷；要說勸弟弟不去呢？國家民族正在生死存亡的關頭，抗戰建國需要智識青年是這麼急切，實在也找不出甚麼阻止他的理由。

亞秀：他不是獨生子麼？

迪珠：不錯，他是獨生子，但是如果國家民族都不存在了，獨生子又怎麼繼？

亞秀：那末，你也贊成他去？

迪珠：(因地)我真不知道怎麼說好，我心裏矛盾得很，理智上覺得他應該去，但感情上又不願他去，亞秀，你的看法呢？

亞秀：(微笑)我想對於你們家庭中的事情，我不便表示甚麼意見。

迪珠：不打緊，(取笑地)而且，迪珠和你也不是沒有關係。

亞秀：活見鬼，他和我有甚麼關係？頂多，也只四個字，普通朋友。

迪珠：別瞞我這個老同學了，誰不知道你和迪珠感情不好，你看他前晚上剛回來，昨天就去

看看，不就是最好的證明？

亞秀：（強辯地）感情是感情，關係是關係呀！

迪環：我看你就別硬嘴了，也許不久的將來，你也得跟着迪環叫我姊姊哩。

亞秀：呸！看你說到那裏去了，真是狗嘴裏長出象牙來！

迪環：呀！你這鬼丫頭，竟敢罵起你姊姊來了！

（迪環跑去拉亞秀，兩人在沙發上笑扭做一團）

（迪環上）

迪環：姊姊！

（迪環亞秀分開坐起）

迪環：啊！（熱情地）亞秀，甚麼時候來的

亞秀：（冷冷地）剛來一會兒！

（迪環走近沙發，迪環知趣地站起來）

迪環：迪環，你陪亞秀談談吧！我還有點兒事，去去就來。

亞秀：不，大家談談好了。

（迪環笑笑，沒答話下）

迪環：（走坐亞秀身旁）亞秀，你不是說下午才來嗎？怎麼這早就來了？

亞秀：（故意感性地）不該這早來，是不是？

迪瑛：怎麼了！亞秀，我看你今天好像有點兒不高興似的。

亞秀：沒有，你走罷！不要管我。

迪瑛：（覺察到和自己有關係，急陪笑臉）是生我的氣嗎？亞秀，（說着伸過手去，拉着亞秀的手。）

亞秀：（一下掙脫站起來，走坐小圓桌旁邊）笑話！誰敢和我們的強大小爺生氣呀！

迪瑛：（追貼她身後）唉！亞秀這是何苦來，我要事有甚麼得罪你的地方，你儘管明白罵我好了，又何必生這大的氣，用這種使人難受的話挖苦我？

亞秀：你不是大少爺麼？我可不當別的人會說誑話呀！

迪瑛：（迷惑不解，但仍陪着笑臉，並以兩手撫亞秀肩）難道我……麼？斯騙了你！亞秀，我相信我對你從來都是很忠實的。

亞秀：（仍是冷冷地）知人知面不知心，誰知道你心裏是怎樣一回事。

迪瑛：（着急）亞秀！你怎麼還不相信我呢？要不，我可以對你發誓

亞秀：（突然轉過身來）不，迪瑛！——我只要你真心真情地回答我！

迪瑛：（略觀放心）好吧！我想我還不會對你說過誑話。

亞秀：那末，我問你，這一次究竟爲甚麼回家來？

迪瑛：（放心了）哦！原來你是問這個，我昨天不是告訴過你嗎？是母親生病，姊姊寫信叫我回來的。

新 劇 曲



亞秀：呵！母親並沒有生病呀！

迪瑛：我在學校怎麼知道？姊姊信上說，母親病得很厲害，想看看我，我當然趕緊回來了。

亞秀：那你知道他們爲甚麼要騙你回來！

迪瑛：（順口地）現在已經知道了，因爲我打算自願從軍。

亞秀：對啦！你打算自願從軍，昨天怎麼沒告訴我？

迪瑛：（逃避地）我；我忘了。

亞秀：你又在說謊話了，這麼重大的事情，你會忘記？

迪瑛：我；；；還怕你不贊成我去。

亞秀：（不服地）你就這樣瞧不起我們女子？

迪瑛：不，我不是瞧不起你。呵！我知道一個人的感情有時很難說，我怕我的決心會動搖。

亞秀：你既然知道一個人有感情，這就不容許我一發就悄悄的走了，不怕傷我的心？

迪瑛：唉！亞秀！

亞秀：而且我們算也受過中等教育，對於國家民族的認識，也不怎樣清楚，也還不致糊塗。

抗戰快八個年頭了，我們這批在抗戰烽火中長成的青年難道還看不清楚目前的時代和

自己肩上的責任？難道我還會無理由的阻止你獻身國家？

迪瑛：（大喜）那末，亞秀，你是贊成我去了？

亞秀：不，不，迪瑛，你誤會我的話了，我只是說青年人應該爲國家出力。

迪瓊（仍沒聽出真意）對呀；青年人應該爲國家出力，可我媽就苦苦不讓我去，看看她那悲傷的樣子，我心裏就難過。

亞秀：你就不能順從她一點兒嗎？

迪瓊：我怎麼不想好好的順從她，讓她快快樂樂的過活呀！可是，要順從她，我只有不去從

軍，那我又不能獻身國家，爲國家出力了。

亞秀（應聲言外地）其實，爲國家出力的事實多辦哩，就如說，像我這樣在後方一個小學裏教書，安份守己，盡心盡力的教育一般的小國民，國家未來的主人翁，你能說不是報效國家麼？

迪瓊：但是我總覺得在自前這個時候，從軍才是最直截最有效的報國途徑。

亞秀：迪瓊，你這話我不反對，不過，我覺得！我們作一件事情不該只管把應作不應作，而

亞秀：（正還要致慮到怎樣作，甚麼時候作才能產生最好的結果，比如你遭次打算自願從軍，自然便天經地義非常應該的事情；但是，如果馬士去，似乎不是最好的時候，因爲不

會便從你母親傷心，而且常常（突然頓住）

迪瓊：亞秀；說下去呀；我心裏正徬徨得緊呀！

亞秀：唉！迪瓊（又感憤她）時間過得真快，我們認識已經六年了，六年來我們之間的感情可

以說是一直往高處飛，從沒發生過半點兒波折，但是，

迪瓊：但是想麼難

亞秀：(無限感慨地)六年了，我就從沒聽你提到過關於你內心的話。

迪瓚：真是！亞秀！難道你還不能了解我麼？

亞秀：你叫我從甚麼地方了解你啊？

迪瓚：行爲，行爲呀！

亞秀：自然，行爲應該是最美麗的語言，但是，你的行爲上，我就看不出甚麼來。

迪瓚：不，無論如何，你總該看出我中心，不曾愛過第二個女孩子的。

亞秀：(期待地)那末你是愛——

迪瓚：(熱情地)把她抱起來)亞秀，你是我愛着的唯一的女孩子啊。

(迪瓚在亞秀的額上輕輕一吻，亞秀喜悅而難爲情地掙脫開去)

亞秀：別僅嘴上說得那麼甜膩，吻的啦！

迪瓚：不，亞秀，你不知道，心裏是多麼愛你呀！我早就打算等我畢業以後，馬上跟你結婚，然後我們再——

現在……快快快樂樂的一塊兒爲社會作一點有意義的事情。(突然難過起來)但是，

現在……

亞秀：(接)

迪瓚：(去)現在，你都等不到畢業，就要從軍去了！

亞秀：迪瓚！時代雖然偉大而動亂，您巨大的海潮般沖激着人們，但我們也還有自餘地的

迪瑛：（搖頭嘆息）我是簡直不知道該怎麼死了！

亞秀：所以我說你現在從軍不是最好的時候呀！你想想，只差一學期你就大學畢業了，在這半年當中，你一方面可以結束你的學業和其親事情，一方面也可慢慢勸解你母親，使她回心轉意，那時，再去報名從軍，豈不是幾全其美嗎？

迪瑛：（微覺心動）就恐怕那時候沒有現在這麼好的機會了？

亞秀：（神往地）那時候，我們結了婚，可以一道兒去報名，你作軍人，我作看護，該是多有趣味的的生活呢？

迪瑛：但是，國家民族……；……；……

亞秀：這，我懂得，我想，只要我們沒有因為小小的私愛而忘記對國家民族應盡的責任，也並不算罪過的，我是說過半年就大家一道去呀！——迪瑛！你能答應我嗎？

迪瑛：（無所適從）呢……呢……這倒……我……我……我……

（迪瑛掛着書包跑步上）

迪華：哥哥！陳先生來了。

迪瑛：怎麼沒進來？

迪華：在大門口和一個我不認識的人講話呢。（發現亞秀）啊！瑛姊姊，你在這兒？

亞秀：愛！剛放學嗎？

迪華：媽呢？

新 生 處 函

室九

迪璜：大概廚房裏吧。

迪華：（跑到門口，又回過頭來）喂，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今天上午，西門廣場裏落下了

祭我們中國的飛機。（迪華跑下）

（陳時慕上）

時慕：迪璜！甚麼時候回來的，怎麼不通知我一聲，也不到我學校去玩玩？

迪璜：回來已經兩天了，真對不起，昨天本打算來看你的，後來被旁的事情一牽纏，就

得閑——啊：認識嗎，我來介紹介紹。（指亞秀）吳亞秀吳小姐，（指陳）陳時慕先

（二人相互為禮）

時慕：啊！吳小姐的芳名，從迪璜口中老早就聽得爛熟了，沒料到今天會在這兒見着，真是

幸運得很。

亞秀：陳先生太客氣了，我到是久仰大名！

迪璜：不用客氣了，都是熟朋友！

時慕：對！吳小姐，你和迪璜是好朋友，我和迪璜也是好朋友！『等於同輩之輩相等』，我

們也是好朋友呀！哈哈！

亞秀：就恐怕我的學識夠不上和陳先生做朋友。

時慕：看，你又客氣了，迪璜，該罰吳小姐請我吃一塊糖。

迪璜：那你問她要呀！

亞秀：沒有這個道理，在這兒陳先生要吃糖，自然該讓主人要的。

時慕：小英雄的話對。

迪瓚：可不贊成！

時慕：你不贊成也罷，再過些時候，恐怕你還要自動地請我吃酒哩。

迪瓚：（迪瓚笑，亞秀故意走看壁上的畫）

迪瓚：那你等着好了。——哦，我倒忘了，我回來的消息你怎麼會知道？

時慕：今天早晨在馬路上偶然碰見迪華妹妹，是他告訴我的。

迪瓚：不知道。

迪瓚：你猜？

時慕：（微笑地望着亞秀）我猜麼？解答恐怕就在這書房裏面。

亞秀：陳先生，你不能亂猜呀！

迪瓚：真是的？時慕，你不知道想到那兒去了，告訴你，是爲了自願從軍的問題。

時慕：真的？

迪瓚：我還會騙你？

時慕：你已經報過名了？

迪瓚：沒有，我只是這麼打算。

新 生 序 曲

時慕：那你是回來徵求伯父母的同意？

迪瑛：不，我寫信告訴媽，媽就假說病重，把我騙了回來，死也不放我走。

時慕：伯父的意思怎麼樣？

迪瑛：他很贊成我去。

時慕：那末，吳小姐呢？

迪瑛：陳先生，你怎麼又把我扯上了？迪瑛當兵不當兵，與我有甚麼關係呀！

迪瑛：（望望亞秀，微微地）她的意思是；；；

亞秀：（一下截斷他）不，不准你說！

迪瑛：老朋友嗎，說說有甚打緊？——她願意我讀完這一學期畢了業，結過婚，再一塊兒去。

時慕：這意思好極了，既贊成，又反對，不折不扣的中庸之道。

迪瑛：老朋友，你的意思呢？

時慕：我想，我沒有甚麼更好的意見；不過，假如你真決心從軍的話，也許我們還可由同學

變成同志哩。

迪瑛：怎麼？

時慕：我也在此間知識青年從軍徵集委員會報名了。

迪瑛：真的？

時慕：當然真的，可我就就心我的身體檢查不合格。

迪頤：我想不會。

時慕：難說，你知道，我有心臟病。

迪頤：但這一次不是需要許多政工人員嗎？政工人員的體格檢查也許不怎樣嚴格的。

時慕：我也是這麼希望呀！

迪頤：其實，你也大可不必報名從軍；你現在在為國家培育優良的師資人材，也是非常神聖的工作，其重要性並不亞於前方工作的。

時慕：不，教育界走我一個小矮子，學校不會開門；但軍隊中增多我一個大學知識青年，卻可發生不小的作用，添加幾分的力量。

迪頤：對，對！一針見血，這議論精允極了，真不誤我們的老大哥！

（時慕不安地走來走去）

時慕：再呢，要去，就只能這時候去，從公的方面說，抗戰建國，目前正急迫的需要着我們；從私的方面說，這個運動，在中國歷史上還是創舉；政府當局和社會人士都非常看重我們，愛護我們！在訓練和待遇方面，比以前自然要好過若干倍就是以後，恐怕也難得及上這一次的。

迪頤：這樣說來，陳先生對於報上所載的優待知識青年從軍的辦法是絕對相信了。

時慕：當然，政府還會欺騙我們嗎？而且服兵役是國民的天職，縱然吃苦，只要合理，也是應該的。



理秀：陳先生對於家庭難道就沒一點兒牽挂？

時慕：（樂觀地）牽掛甚麼？服假期兩季，也不過到那兒旅行一趟的時間，這兩年期滿，不是該

照樣可回家歡聚嗎？

（迎瑛、亞秀互相望望，一絲慚愧的影子，掠過他們的臉上）

（之光上）

時慕：郭伯伯，您好！

亞秀：（同時）伯父好！

之光：你們甚麼時候來的？不寒氣！請坐啊？！吳小姐！迎瑛請你到裏面談甚麼話哩！

亞秀：那末，伯父，我就先進去了。再見，陳先生！

時慕：再見。

（亞秀下）

之光：陳先生近來很忙吧？

時慕：還好，只最近在舉行月致，工作稍覺麻煩一點兒。……

之光：據報上載，你們學校從軍的學生有四十多人，真嗎？

時慕：真的，不過有十六個是女生。

之光：真難得，現代的男女青年們都有這麼高的志氣！不過，這也得歸功於諸位老師的教導

堵方。

時慕：老伯過獎了，這一次，可以說完全是發自他們內心的。

迪璜：爸爸，時慕也在徵委會報過名了。

之光：陳先生！是嗎？

時慕：（點點頭）嗯！

之光：好極了，你和迪璜原是同學，現在又是同志了。——他告訴你打算自願從軍的事沒

有？

時慕：迪璜說過了，聽說伯母還不讓他去？

之光：作母親的人，通常都是如此的，但這並不打緊，只要迪璜有決心，一切儘可隨他的意

思作下去。

迪璜：我當然有決心呀！爸爸！

之光：那就得了，你母親一個人，還不容易想方法勸解他麼？

時慕：老伯，據我看，吳小姐似乎也不大同意。

迪璜：對啦！爸爸，匪秀他願意我畢業，結過婚，再一道兒去，你究竟怎麼？

之光：你的意思呢

迪璜：我真不知怎樣作好呀！一面是理所當然，一面是人情之常。

之光：但這兩方不是不能兼顧的，陳先生，你覺得怎樣？

時慕：老伯的話不錯，我也是這樣想。

迪瑛：到底怎麼個慶願法呀？爸爸！你直截告訴我好嗎？

之光：唉！小姐說願意同你結婚，再一塊兒從軍去。

迪瑛：是的，爸爸。

之光：那末，現在不可以一塊去嗎？

迪瑛：我們還沒有結婚呀！

迪瑛：呀！迪瑛！虧你大學快畢業了，怎麼頭腦這樣封建呀？廿世紀的男女青年，難道不能結婚不能一道走路，一道工作？

之光：至於說到畢業，政府不是明白公佈，服役期滿，一樣作為畢業麼？

迪瑛：（拍自己的頭）唉！我真糊塗，怎麼就沒有想到這些呢？對了，我得勸他同我一道去。

（之瑕申逸仁上）

（大家站起來招呼）

之瑕：迪瑛，勸誰和你一道去呀！——呵，陳先生！

迪瑛：（亂以他言）勸姊姊和我一道去看一位老同學呀，——申大哥！請坐。

迪瑛：不客氣。（問之光）你老人家好！

（迪瑛敬煙茶）

之光：逸仁，怎麼好次不让我這兒來了？

逸仁：說的，我最近在學習跑生意，忙得呢！

之說：大哥，逸仁手段高着哩，初出茅廬，一筆黃金生意，就整整賺了二十萬。

逸仁：二叔過獎，運氣好，碰着順風罷了，而且，前天晚上，還不是一場「梭哈」就輸掉了

八萬。

時慕：（刺地）中先生的手頭真闊綽，一輸就八萬，我們窮教師的全年薪津還不到這個數目呢。

逸仁：陳先生太寒氣了，這年頭法幣不值價，八萬塊錢實在不算怎麼一回事的，拿現在的谷價說，不過十二石谷的左右；說生意呢，颶風的時候，不過一轉手就可撈進來。

之瑕：是呀！錢不在乎用得多少，只要我們有方法弄得進來，我們常常談起陳先生，都直替你惋惜，像你這麼聰明能幹的人，做官經商，那一樣不好謀發展；你卻偏偏喜歡教書！

時慕：不怕諸位見笑，生就一副窮骨頭：這輩子就沒夢想發財。再說，自己只有教書的本領，作其他事也幹不好的。

逸仁：陳先生太謙虛了，其實，教書也是頂清高的事情，孔聖人還教過書呀！

時慕：（帶鄙夷地）假如孔夫子也像老兄一樣好福氣，前幾百石穀的田產，恐怕他也會坐在家裏安安適適過生活，不去教書的呀！

逸仁：（麻木不解反而得意地）說甚麼好福氣，不過叨祖先的光耀了，——（突然記起似的）

迎瑛：是時，有這打算。

新 章 序 曲

四七

逸仁：唉！頭老弟！平常看你挺聰明的，這次爲甚麼會這樣糊塗？你想：當兵有甚麼好處？

打不死也得苦死！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當兵也是你們這樣人家幹的事！

迪穎：（明知同他說不清楚，也就懶得分辯）申大哥！我並沒說一定要去呀！

之光：（解圍地）逸仁，迪穎也不過也有道打算罷了。他母親也不會讓他去的。

之瑕：我原說呀！他怎麼能夠去當兵呢？我們郭家兩房人死只他一國後代，他一去，不就絕了！

時慕：（二意雙關地）對！郭（國）家生命的延續要緊！

（老李上）

老李：鑽空！外面有人會你！

迪穎：誰呀？

老李：不認識，他說姓郭。

迪穎：是甚麼樣子的人？

老李：個守城高夫，披衣服，披帽子，帽子上有眼鏡，胸前結着一個生翅子的老虎甚麼的。

迪穎：請進來！

老李：是。（下）

迪穎：我在此地沒有甚麼姓郭的朋友呀？

之光：也許是打道兒經過的客人吧！

祖培：那他怎麼會知道我在家。

（老李引鄭祖培上，鄭站在門中，緩進入室內）

祖培：迪瑛還認識我嗎！

（室內諸人都驚詫地往視着他）

（迪瑛呆視了一會，突然跑過去）

迪瑛：呀！是你！祖培！（伸出手去）

（老李下）

祖培：（看迪瑛熱烈地握手）沒想到吧？

迪瑛：唉；真沒想到！三年多不見了——我！請進來坐！

祖培：不，我馬上就得走了

迪瑛：幹嗎這樣忙！

祖培：你以為我怎麼到這兒來的！

迪瑛：不知道，

祖培：今天有一架中國飛機降落在這兒西門廣場，你可曉得？

迪瑛：剛才聽我妹妹說起過。

祖培：得了，那就是我。

新 生 序 圖

迪頓：怎麼？那兒不是飛機場，你會在那兒降落？

祖培：強迫降空路。

迪頓：爲甚麼？

祖培：昨天夜晚，我奉命到鈴桂邊境轟炸敵人，天亮的時候，我的任務已經完了，我駕着那架巧的B-25機子，正準備回航的時候，忽然在公路上發現一隊敵人的運輸汽車我一起，低飛下去送他一陣機關槍，這樣，不覺就捫了半個鐘頭，飛到這裏的時候，表的度數忽然降落得很厲害，我知道油快完了，但離開基地還有百多公里，任憑「飛不到」的，當時我心裏很着急，人不打緊，國家可損失不起這架機子所幸認得這「甚麼地方，才忽然想起四年前到你家來玩的時候，曾經到過一個西門廣場，面積寬大，也還平坦，於是我就低飛下來尋找，果然被發現了，我盤旋了一個圈子，始作碰運氣的降落，我盡量操縱着地時的衝力，我希望能保持完整的機子，——

畢竟上帝，三分鐘後成終於完全的猶地了，機子也只折斷了一隻翅膀——

迪頓：那真太危險了！

祖培：是呀！假如找不到適當的地方，最後就只有放棄機子，跳傘救命。

迪頓：那你不害怕？

祖培：有甚麼可怕的？我們幹空軍的人，早就把性命獻給國家了。

迪頓：飛機既已降落在這兒，那你還忙着到那兒去？

連環：我得馬上歸隊去！我已經在電話上通知隊長，要他派汽車到這兒來接運飛機，我自己已經交涉好了，搭公路局的午班車回反基地。

迪環：晚一天歸隊不成嗎？

租培：不成，一個空軍人員，隨時都有任務的。（看看錶）好，我該走了，今天偶然降落在這兒，偶然碰見老劉，知道你在家裏；這五分鐘的聚會已經太巧妙了，好！再見！（下）

迪環：再談一會兒呀！（追下）

連仁：假如不作戰，開飛機想來倒是很好玩的。

時基：可在他們空軍健兒却是最嚴肅的工作。

之環：你聽他說，多危險！萬一再找不到降落的地方，豈不是會連人連飛機都跌個粉粹？！

！唉！幹這工作真要點胆量呢？

之光：（感嘆地）究竟是青年人有志氣啊！

（迪華跑上，聲在人先）

迪華：爸爸！爸爸！妳姨請你馬上進去；媽心瀉病又發了，厲害得很呢？

之光：唉！真是，老還麼想不開呀！連仁你們坐坐吧！

（之光迪華下）

時基：我也看看去。（下）

之環：連仁：你不進去看看？

許 生 序 曲



逸仁：誰？我打第走了？她那老毛病，不趕緊的。

（逸仁：誰？我打第走了？她那老毛病，不趕緊的。）

逸仁：（急就急得）叔代我叫她『出來吧，我在置兒等她。』

（逸仁：急就急得）叔代我叫她『出來吧，我在置兒等她。』

逸仁：（看看錶）唉，又是十二點過了。

（逸仁：看看錶）唉，又是十二點過了。

逸仁：（陰鬱地）逸仁！入……

逸仁：逸珠，回去嗎？我接你來了。

逸珠：不，我不想就回去，媽正生病哩，你怎麼也不進去看看？

逸仁：她那老毛病麻，有甚麼關係？而且，你這樣老呆在娘家，又有甚麼意思。

逸珠：（痛苦地）總比家裏熱鬧一點。

逸仁：（嬉皮笑臉地）你倒熱鬧，我可寂寞死了。

逸珠：你還會寂寞？一天到晚，打麻將，玩撲克，忙都忙不及呀！

逸仁：笑話，今天老金約打麻將，我還沒去哩。

逸珠：沒去？你還會放過機會嗎？時間沒到，是不是？

逸仁：真的，我已經決定不再打牌了。只要你馬上回去，我一定整天陪着你。

逸珠：（也不禁笑了）整天陪着我？我又不是三歲小孩子，會這麼難不得人。

逸仁：你難得人，我可難不得人呀！

迪瑛：得了，得了，老沒正經話，進去看看媽的病吧。

逸仁：不，我想走了。

迪瑛：你就只想走，這末大的人了，還老不體事，就不怕別人笑話逸仁：（無可奈何地）那末，好罷，兩點鐘的時候，我可準得走呀！

（二人先後下）

（幕落）

1917

1917

## 第二幕

時：第二幕的當天。晚上。七時左右。

地點：同第一幕。

人物：郭之光

陳時露

郭迎珠

吳亞秀

郭迎琪

郭迎華

張煥

老李

同第一幕

幕拉開的時候，室中燈燈正明。郭之光伏在桌上，在寫甚麼。

（陳時露上）

時：老伯

新華書局

之光：（抬起頭來）陳先生！請坐！

時慕：不客氣；伯母的病怎樣了？

之光：剛才丁大夫來過，一時還沒有甚麼危險。但似要絕對安靜的修養，不能再受一點兒刺

激。今天陳先生爲甚麼沒吃午飯就走了？

時慕：對不起，因爲學校裏還有一點鐘課，怕趕不上。

之光：陳先生也太認真了，缺一個鐘頭課，打甚麼緊？

時慕：老伯，學生的光陰要緊呀！我雖然只缺一個鐘頭，但全班四十七個學生，不就等於缺

了四十七個鐘頭嗎？

之光：（放筆站起來）唉！要是全中國的教師們都像陳先生這麼負責任，國家恐怕也就不會

遭受今天這樣鉅大的苦難了！我常說中華民族的光明前途，只有在你們這一代青年身

上尋找。這話真是越想越對。

時慕：不，像老伯，不也是老當益壯麼？

之光：唉！不成了，一切都落伍了！（舉起桌上的稿紙）就像這一篇徵委會要我寫的關於智

識青年從軍的文章，我就感覺得怎麼也寫不好。對啦。陳先生你給我看看，修改修改

（遞過去）

時慕：老伯太謙虛了；（接過稿紙）讓我們後學拜讀拜讀，倒是應該的。

（時慕看稿紙，之光點煙，坐下，悠閑地吸着）

之光：我覺得有很多的話要說，但筆尖上偏不肯流出來，真叫沒法可想啊！

時慕：好極了！好極了！好極了！斷輪老手，畢竟不同——那末老伯，你是仍然贊成迪瓚從軍了？

之光：唔，我沒有反對的意思。

時慕：迪瓚呢？

之光：他也還願意去。

時慕：吳小姐可同意我們的主張？

之光：還沒聽迪瓚說，想來也該不成問題。

時慕：只伯母病得這麼厲害，倒不容易想辦法。

之光：是的，這比較麻煩。我打算叫他們把貓媽起來。

時慕：恐怕也只有這麼辦了，老伯，我打算到裏面看看伯母去。

之光：好，我陪你進去。

(之光時慕下)

(迪瓚和照發從另一個門挽着臂膀走進來)

迪瓚：亞秀，爲了國家民族，爲了我們神聖的愛情，我希望改變你的意見！

照發：我不是已經改變了嗎？我原說等你畢業才結婚，現在答應你簡單的舉行過婚禮就——

道從軍去，這改變已經夠驚人了。

(兩人並肩坐沙發上)

新 生 序 曲

五 七 五 八

迪瑛：不能再改變一點？

亞秀：不能。

迪瑛：現在一道去不一樣？

亞秀：不。

迪瑛：結婚只是形式，你何苦爭執這個？

亞秀：因為牠對國家民族既沒有妨害，而對我們自己却有莫大意義。

迪瑛：但你明明知道這在事實上做不到。

亞秀：爲甚麼？

迪瑛：要鄭重的籌備一次結婚典禮，不是三兩天所能辦到，我得馬上報名從軍，時間上來不

及。

亞秀：我是說簡單舉行。

迪瑛：既然願意簡單，倒不如乾脆免掉，而且，我們這樣的人家，媽不會答應簡單的。

亞秀：乾脆免掉！可只有你們男子會這樣想？

迪瑛：爲甚麼？

亞秀：憑新舊舊，是你們男子的好本領呀！

迪瑛：說來說去，你還是不相信我的心。

亞秀：人心是最容易變動的。

迪璜：你以為有了形式的拘束，就可保持永久？

亞秀：至少比較可靠。

迪璜：（誠摯而傷感地）唉！亞秀！萬料不到我六年來的忠誠，竟不能取得你的信任！「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你既不相信我的心，我還有甚麼話可說呢？

（迪璜難過地把頭埋在雙手裏，亞秀着急的推他）

亞秀：迪璜你怎麼了？

迪璜：（憂鬱地抬起頭）沒有甚麼，亞秀！我明白了！像我這樣直性子的人，永遠也不會佔有一個女孩子的心。

亞秀：（感情激動地）不，迪璜，你……（下面板住了）

迪璜：（更加難過地）好吧！恐怕我們只有各走各的路子了！！

亞秀：不，不，迪璜！！

迪璜：亞秀！

亞秀：迪璜！

（兩人握手凝望）

迪璜：亞秀！我走了，你能原諒我嗎？

亞秀：（呆然地）不，迪璜，你……你不能離開我。

迪璜：但是，唉！

新 生 第 四 回



新 生 序 曲

亞秀：（聲音而遲遲地）迪瑛！我，我答應你了。

迪瑛：（不信任地）你說甚麼？

亞秀：（突變堅強）我答應你馬上一塊兒報名去，

迪瑛：真的？

亞秀：真的。

迪瑛：那末，你學校裏的職務。

亞秀：不要緊，陳先生說得對，教育界走我一個，學校不會開門；前方增加我一個知識青年

，却可發生很大的作用，增加不少的力量。

迪瑛：（猛的擁抱着她）我的好亞秀，你的叫我高興死了。

亞秀：不害羞，小孩子似的，一會兒哭，一會兒却又笑了。

迪瑛：在你的面前，我永遠是一個小孩子，不會變老的。

亞秀：小孩子可就得聽大人的話。

迪瑛：我甚麼時候沒聽你的話呀？

亞秀：那麼，你馬上給我走開！

迪瑛：不，這不成。

亞秀：（推他）我偏要你是開嘛！

瑛：（不歡）我偏不走開嘛！

趙秀：（哄小孩似的）那末，你放開，我給你唱歌。

趙璜：不，我要和你一道唱。

趙秀：真是，不識好，許多人請我唱我還不唱哩：好，你說唱甚麼歌？

趙璜：我說嗎？就唱我們常唱的自改的『定情歌』，來紀念我們共同生活的開始，怎麼樣？

趙秀：好罷，可不准胡唱呀！

（二人合唱定情歌）

趙璜：我愛你

我愛你

你我永結同心結

縱海枯石爛

也毀不了我倆的真堅

你在花晨月夕

！！留戀，留戀！

便忘了責任在雙肩！

為民族的生存要肉搏向前

為抗戰的勝利要奮勇當先

新 生：序 曲

新 生 序 曲

任敵寇瘋狂

砲聲喧天，

我們英雄兒相攜

步兒相連

英勇地去到前線

英勇地去到前線！

(歌聲中時慕之光上)

(兩人迅速地分開)

時慕：真快樂呀！兩個人悄悄地躲在這兒唱歌！

迪璜：不錯，我真高興極了！時慕，你不知道——哦！爸爸！

之光：你說好了，不要管我！

迪璜：時慕，亞秀答應我了。

時慕：(摸不着頭腦)吳小姐答應你甚麼呀！

迪璜：他願意馬上和我一道兒報名從軍去。

之光：(驚喜)吳小姐，真嗎？

亞秀：(羞澀地點點頭)

時慕：我原說呀！留吳小姐這樣深明大義的人，一定會贊成的。

之光：現在，不但贊成，而且親身參加了。

時慕：這就更證明吳小姐的胆識過人！

亞秀：不，陳先生！我還得感謝你的教訓！是你的話改正了我歧誤的思想。

迪瑛：爸爸！那我最近可以走了？

之光：照理說你可以走了，不過，你媽；；

時：對啦，伯母的病不能不顧慮。

亞秀：我早就就心這個問題的。

迪瑛：真是，提起媽我的心裏就難過，剛才我去看她，她拉着手就不肯放，她說，她只有我一個兒子，我就是她的命根，我要是從軍去了，她也不想再活下去。說着她又哭啦。

之光：我不是叫你騙騙她，說你已經打消了從軍的念頭嗎？

迪瑛：怎麼沒說呀！可她再也不肯相信，她說：你們欺負我病了，打算瞞着我，你悄悄一走

誰知道你不是從軍去？我不放心你，我根本就不許你離開這個家！

時慕：這也難怪！你原先是那麼堅決地要去，現在突然說不去了，誰都會疑心的。

之光：後來呢？

迪瑛：後來，還是亞秀婉轉勸說，並担保我不會悄悄她離家，她才略覺放心，放我出來的。

時慕：對，她老人家原該相信吳小姐有道力愛呀！

亞秀：陳先生不要取笑了，因為我今天是她特別請來勸留迪瑛的，所以這比較信任我。

時慕：只要伯母信任吳小姐就好辦。

迪瑛：好辦？我覺得真沒法可想哩！如果就這麼離去，她的病一定更加嚴重；要說等她慢慢的回心轉意吧，時間上又不許可！

時慕：那末，你希望怎麼辦呢？

迪瑛：我希望媽能夠歡心樂意的讓我離開家。

之光：要做到這一步，那你首先得取得你媽對你的信任！

迪瑛：難就難在這裏。

時慕：可並不是絕無辦法？

之光：陳先生有甚麼高見，不妨說出大家聽聽！

時慕：不過，不知道吳小姐願不願意幫這忙？

麗秀：陳先生說吧！只要我能力上作得到，當然應該盡力。

時慕：你不是說伯母曾經請你勸迪瑛嗎？

麗秀：是的。

時慕：有沒有正式回她的話？

麗秀：沒有。

時慕：那你馬上可以進去告訴她，說迪瑛已經答應不去了。

麗秀：就這樣？

時慕：不，你還要告訴她，說迪瑛要你暑假和他結婚做條件。

匪秀：陳先生（羞意地）這話，我怎麼好說呀。

時慕：勉強一點兒吧！（轉向迪瑛）至於你……

迪瑛：（截斷地）我也這麼說。

時慕：不，你就絕口不再提營兵的事情。

迪瑛：這我知道。

時慕：明天，你可以去要求她答應你和吳小姐結婚。

迪瑛：她會答應嗎？

時慕：包你不成問題。過幾天，等她的病好一點的時候，你就說你準備回學校唸書了，再去要求她，準許吳小姐和你一道去。

匪秀：陳先生，我不明白你這樣做有甚麼意義？

迪瑛：我也這樣想。

時慕：這不挺明白嗎？她特別請吳小姐來勸你，你總是甚麼意思？她懂得青年人的心情，很顯然的，是想利用吳小姐的愛情來羈絆你現在，你們兩方面這樣一說，和她所想像的正相符合，她還能不相信嗎？這叫做將計就計呀！

之光：（聽得津津有味）妙極了！妙極了！簡直就是諸葛亮的錦囊妙計。（贊揚）陳先生，真虧你想得出。



迪瑛：聽不怎麼清楚，含糊糊糊的彷彿是說，你敢搶我的兒子，我要和你拚命，一類的話。

迪瑛：（難過地嘆氣）唉！

之光：那我進去看看吧！陳先生，吳小姐，你們再坐坐！

（之光下迪瑛跟齎）

（外面傳來報販叫賣號外的聲音）

（眾人靜聽，迪瑛趨至門前）

迪瑛：老李！老李！

（老李應聲上）

老李：瑛少爺！

迪瑛：（掏錢）快去買一張號外回來！

老李：是（下）

迪瑛：發外號，不知又有甚麼好消息呀！

迪瑛：也許是收復桂林吧！

時慕：不會的，目前的局面下，決不能發生這樣一個奇蹟。

迪瑛：我想，是美軍登陸中國海岸。

亞秀：對！這很有可能！

（老李持號外上）

新 生 序 曲

六七



老李：張少爺，報來了！

(迪璜很快地接過來，邊看邊念)

迪璜：超級堡壘三千架狂炸東京，全城發生空前大火，中央社××日電，據太平洋美軍司令

部發表公報稱……

(室外傳來隱約的鞭炮聲)

(幕落)

註：(一)此譜與定情歌全同，僅詞句稍有變動。演出時，最好採用舞蹈表演法。

# 第三幕

## 第二場

時：第一場後一禮拜。清晨

地：某縣的汽車站。

人：郭迪：

吳亞秀：

老李：

陳時慕：

郭之光：

郭迪華：

郭太太：

郭之瑕：

申逸仁：

景：這是一間常見的汽車站候車室。正面是一排木柵，開着兩扇小門，左右是頗白的牆壁，貼着里程表，價目表，及乘車規則之類。透過木柵可見對面屋子的門窗。室中陳設簡單，只靠牆放着一張長木靠椅。

時啓幕，台上空無一人。

(少傾，迪璜亞秀挽臂上，老李挑着行李，跟在後面)

迪璜：(指室中)總放在這兒好了！

老李：(放下行李)不馬上搬到車上去？

迪璜：車子也許沒這麼快開的，你去看吧！

老李：是！(下)

迪璜：(挽亞秀坐在椅上)亞秀！現在，我們的願望總算快達到了。

亞秀：你心裏很高興？

迪璜：是的！你呢？

亞秀：我嗎？自然也很高興。不過人真是感情的動物，到真要離開的時候，又覺得有些戀不捨了。

迪璜：這也難怪，這兒是我們生長的地方，親戚朋友，一草一木，都和我們有着親切的感情。

○一旦要離開，自然會發生無限的離情別意的。

亞秀：從前讀到杜甫的兩句詩：「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覺得未免誇張，現在卻相當能體驗他的意味了。

迪璜：好，在我們這一天的離去，不是帶着傷感的心情，是……

亞秀：是怎麼樣？

迪瑛：是帶着輕鬆愉快的心情。勝利的性情。

亞秀：爲甚麼？

迪瑛：因爲我們有着偉大的理想和美麗的希冀；而且，我得着了你這樣美好的伴侶。

亞秀：（笑）我到用不着你來瞎恭維，不過，說真話，要不是有偉大的理想和美麗的希冀，招誘

着我，我也許不願意離開的。

迪瑛：對啦！理想和希望常常會予人以莫大的勇氣。

亞秀：說來你也許會笑我，幾天來，我常常做着一個夢，夢見和你一道奔馳在緬甸的叢林裏

迪瑛：亞秀，不是夢，這是現實。

亞秀：（幻想地）我有時也這樣幻想；假如你受了光榮的創傷，躺在醫院裏。

迪瑛：（玩笑地打斷她）怎麼？你倒祝福起我受傷來了？

亞秀：不，我是說你受那輕輕一點兒傷躺在舒適的病床上，我穿着雪白雪白的衣服，來看護

你，我們輕笑的握着手，聽着遠遠的遠遠的炮聲……

迪瑛：亞秀，你在做詩麼？

亞秀：迪瑛戰鬥後生活原是最美好的詩篇呀！

（時幕上，老遠的就喊着）

時幕：迪瑛！迪瑛！我給你們送行來了！

幕 序 曲

五二

新 生 序 曲

亞秀：陳先生這麼客氣，真不敢當！

時慕：還客氣麼，你看，我兩手空空的。

迪璜：老朋友了，還講究那些客套，其實，就你這樣走一趟，我心裏也不安

時慕：這才怪啦！

迪璜：因為你有你的工作。

時慕：我今天上午沒有課。

迪璜：那就好了，我們還可以再歡聚半個鐘頭。

時慕：對啦！又要有兩年的分別了。我們該珍貴這一點兒時間。

亞秀：不，陳先生，你不也報了名嗎？我希望我們很快的在重慶再見。

時慕：唉！吳小姐別提這個了，我真難過！

亞秀：爲甚麼？

時慕：因爲第一批自願軍今天到重慶去，我昨天起著去檢查了身體！

迪璜：結果呢？

時慕：（難過地）正如我所擔心呀！心臟病，不合格！

亞秀：那陳先生也用不着難過呀！你是愛國有心的。

迪璜：但是，一個現代的青年，堂堂男子漢，竟身體衰弱，連帶兵的資格也沒有，能不斷地

迪瑛：何必不必這麼想。抗戰建國，本來是千頭萬緒的工作。只要各盡所能，也就無愧於心  
了。

亞秀：對啦！張先生服務教育界，只要為國家多培植幾個有用的人材，不一樣是報効國家麼

時慕：（無可奈何地）現在，也只能這樣想了。——哦！恐怕他們沒出來？

迪瑛：出來了，大抵在甚麼地方買東西吧。

亞秀：其實，車子這麼擠，東西買多了，倒反而是一種累贅，一種苦痛。

迪瑛：我也如此說呀！媽不肯，又有甚麼辦法？

時慕：甚麼，伯母也出來了？

迪瑛：是的。

時慕：她不是病剛好嗎？

迪瑛：可不是，身子還虛弱得很哩！

亞秀：但他卻非常固執，一定要送我們上車。

時慕：老年人的心情都是這樣的

（老張上）

老張：瑛少爺！

迪瑛：怎麼樣！快了嗎？

新 編 序 曲

老李：早着哩！聽站上的人說，今天有甚麼自願軍到重慶去，要等他們的專車開過以後，才開普通客車。

迪璜：那你先回去好了，家裏沒有人。

老李：是。

迪璜：路上要是遇見老太太，就說車還沒有開，請她不要着急！

老李：是（下）

（遠處傳來繁密的鞭炮聲和羣衆的歡呼聲）

時慕：自願軍到站上來了！

亞秀：鞭炮聲得這麼繁密，情況一定很熱烈吧？

迪璜：那還用說？知識青年大規模的從軍，在中國還是創舉呀！

時慕：可在他的國却是家常便飯！

（鞭炮聲歡呼聲愈近）

亞秀：快進站了，迪璜！我們出去看看。

迪璜：有甚麼可看的，（玩笑地）我們也不是自願軍嗎？就着自己好了。

（室外人聲鼎沸，自願軍大概是進站了。）

（少頃！人聲漸強，郭之光郭迪華郭太太上）

（迪華兩手提着滿子糖果之類，一袋一袋的）

(家人互相招呼)

迪華：哥哥！秀姊姊！跟你們買點心來了。

太太：真倒黴！這樣湊巧，偏甚麼自願軍也是今早晨出發，過街都擠滿了人，走起路來很不方便！

迪華：秀姊姊！才熱鬧哩！一路走過來，就沒聽鞭炮聲斷過。

太太：熱鬧，可把我們苦夠了，大家都發瘋了，跟着自願軍直跑直叫，連生意也不做；好不容易才買到這一點東西！

(之光與時菜二人，在離他們較遠的一個角落裏，嗚嗚的不知在說甚麼，時菜頻頻的點頭)

亞秀：伯母真太費神了！路上吃不了多少東西的。

迪璜：要吃，沿路也買得到的。

太太：總沒隨身帶着方便呀！

迪華：噢！老李呢，怎麼沒看見？

迪璜：是我叫他先回去了。

太太：那怎麼成？待會兒誰給你們搬行李呀？

迪璜：媽！你放心，這一點兒行李，我自己搬得動！

迪華：哥哥！那我替你提小皮箱。

新 生 序 曲



迪瓚：好的！謝謝你！

之光：（遠遠的叫）迪瓚，卓卓這快開嗎？

迪瓚：沒這快吧！卓卓說，要等自願軍專車開過才開普通客車哩！

之光：要不要叫迪瓚去看看？

亞秀：伯伯，用不着，上車的時候站上會搖鈴招呼的。

迪瓚：不，我要去。

（亞秀想阻止迪瓚，沒拉住，她跑去了。）

（時慕和之光走過來）

時慕：吳小姐，你們這一去，甚麼時候回來請我們吃喜酒？

亞秀：（笑）我不懂。

時慕：迪瓚懂的。

亞瓚：我也不知道。

太太：我叫他們放假回來訂婚呢！陳先生！你看怎麼樣？

時慕：好極了！寒假訂過婚，等明兒暑假過以一畢業，馬上就可結婚了。

太太：陳先生！說實話，我們年老的人，沒有別的希望，只要能爲兒女們一個個了結終身大

事，眼看他們成家，立業，也就心滿意足了。

時慕：伯母！等明年迪瓚結了婚，再過一年，給你抱一個又白又胖的孩子，你才要更快樂哩

(吳亞秀羞澀的轉過身去，迴頭會意地笑)

太太：是呀，可不知我有沒有這種福氣？

之光：(玩笑地插入)我想，我是這種福氣的。

太太：哼！依我所！迪華子從監去了，你就一輩子別想這種福氣。

之光：現在不是又去送書了嗎？

太太：(得意地)那全得感謝吳小姐的幫忙！

亞秀：(轉過身來)不，伯母，我並沒！

太太：吳小姐，你別客氣了，我一輩子也忘不了你的

(迪華跑入)

迪華：爸爸！

之光：叫你看的那呢？

迪華：快了，自願軍都已經上車了。

亞秀：(拿起一枚橘柑)辛苦了妹妹！來！我遞勞你一個橘子！

迪華：不，站上熱鬧得很呀！我要再去看一會兒

(迪華輕快的跑下)

太太：迪華這孩子真像野馬似的，

亞秀：小孩子，還是活潑一點好；太太靜了會影響身體的。

新 生 序 曲

七七

(時慕不知在甚麼時候，悄悄的走坐靠椅上，現在忽發出一聲悠長的嘆息)

時慕：(不勝感慨地)唉！

(眾人吃驚的注視着他)

之光：怎麼了；陳先生！

時慕：(掩飾地)老伯，沒有甚麼。

太太：人不舒服？

時慕：我心裏面不好過。

太太：那一定是早上出來溜了涼，陳先生先回去休息好了。

(亞秀拉過盥盆，兩人細聲耳語)

時慕：不，伯母，不打緊的。只是剛才吳小姐提起身體二字，不禁有點兒感慨了。

之光：你身體不是好好的麼？

時慕：(愈益感喟)老伯，要不是心臟病纏擾着，恐怕現在我也在車子上啊！

太太：陳先生：真是越說我越不懂了。

鍾去：媽！你不知道，這一次知識青年從軍，時慕早就報名了，但是、昨天檢查身體的結果

却說他有心臟病，不合格，所以今天沒能一道出發，他是爲這個難過呀！

太太：你們青年人的心思我真不懂，一個個都想當兵！

之光：陳先生！既然身體不合格已是沒辦法的事，我以爲倒不必難過了。好在你現在的工作

，爲國家教育青年，對於抗戰建國，作用的重大，也不亞於馳騁疆場的時慕：我總覺得還太間接了。

之光：不，假如你能爲國家造就一批建國公材；或者現在能使每一個學生都能深切領會知識青年從軍的意義，而踴躍應徵，那就不不是直接貢獻嗎？

迪瑣：對啦！時慕，你可以把你一個人的力量，化成千百個力量呀！

亞秀：這樣，陳先生雖然沒從軍，却無異乎有千百個陳先生從軍了。

時慕：（猛的站起）好吧；對於老伯和兩位的意思。我願意誠懇地接受，今後好好努力我崗位上的工作，不過無論如何，這都是我們青年的恥辱，不是任何藉口所能掩飾的。

（室外傳來響亮的鈴聲）

（迪華又匆匆跑進來）

迪華：哥哥，準備上車了。

迪瑣：好的

（迪瑣亞秀忙整理行李，迪華搶起一個小皮箱提在手上，）

太太：真是，誰叫你們讓老李回去？

亞秀：伯母，不打緊，我們自己還搬得動。

（之際逸仁匆匆提一籃罐頭之類的東西上）

之環：（氣喘吁吁的）還好，還好，好總算趕上了！

逸仁：是呀！昨夜多打了四圍，今早晨就醒不過來。——吳小姐，這兒給你們買了一點兒東西路上吃。

亞秀：嗷，申先生何必這麼客氣？

迪瑛：申大哥！說老實話，就這些東西已經夠累贅了，兩天的途程，也吃不了這許多的。

逸仁：呃……呃……小意思。

之光：迪瑛收下吧！家鄉人總是這麼客氣的。

（外面傳來汽車喇叭聲）

之瑕：快……快……車要開了。

時慕：不要緊，還是自願軍專車。

之瑕：甚麼？自願軍到那兒去？

迪華：二叔，到重慶集中呀！剛才全城的人都在放炮炮放送，響得響得，你沒看見？

逸仁：我們出來的時候街上都是冷清清的。

迪華：現在，都已上了車，快開走了。

之瑕：早就該走了，要不然，今天慰勞，明天伏侍，真使人頭疼。

逸仁：是呀：前次甚麼慰勞大會，就敲了我五百塊錢的竹槓；

（時慕：不耐煩地走來去）

時慕：迪瑛，我看還是先到車上去吧！人多車擠，過了準會沒坐位的。

迪瓚：好的，亞秀，我們走！爸爸，媽媽二叔，你們請轉去。

亞秀：申先生請轉！

逸仁：沒關係，上午，我總是鬧着的，（呵欠）

時暮：（不耐煩地從地下擺起一個被蓋捲）那末迪瓚，我先替你把東西送到車上去了。

迪瓚：謝謝，我們也就走了

（時暮下）

太太：迪瓚！

迪瓚：媽！甚麼吩咐嗎？

太太：記住寒假早點回來呀！

迪瓚：是。

太太：吳小姐：我把迪瓚交給你了，你要好好兒安慰他！

亞秀：伯母：

（迪瓚亞秀提起行李，往柵門走去。衆人跟着）

太太：（哽哽地）迪瓚：路上要小心飲食！到了學校，不要忘了寫信啊！

迪瓚：是！媽！

太太：千萬要早點回來呀！

迪瓚：是的，媽！

新 序 曲

要記住，你是『郭』家唯一的兒子！

對！對！別忘記，你是『國』家的兒子！

(地獄裏響下。眾人跟到橋門口。)

(把的一團汽車喇叭聲，響着隆隆的汽車聲，自願從軍青年們的雄壯的歌聲也爆發了)

(後台合唱：正義戰歌)

旗正飄飄！

馬正蕭蕭！

槍在肩

刀在腰

熱血熱血似狂瀾！

(幕落)

(全劇終)

一九四四，十二月初稿

一九四五，六月演後再寫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六月初版

版權所  
翻印必  
究有

# 新 生 序 曲

(三幕劇)

定價每本二百五十元正

著作者 成文高

發行人 張網

校閱者 任天柏

發行者 萬縣縣立師範學校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印刷者 川東印刷廠



萬縣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證(34)字第壹壹號

